



请出示发票

Christy Lange讲述艺术家在巴拿马文件事件前后是如何追踪全球在岸与离岸财富流动的。

First published in:
frieze
issue 182,
October, 2016



Tony Reynard (左) 和Christian Pauli, 在新加坡自由港最高级别的保险库中。Reynard先生是新加坡自由港主席, Pauli先生是NLC艺术物流公司的总经理。除了在新加坡, 他们在日内瓦、摩纳哥和苏黎世也设有保险库。新加坡自由港由一个瑞士商人团队设计、建设并运营, 这是世界上最高级别的保险库之一, 存放着数十亿美元价值的艺术、黄金和现金。就在新加坡机场跑道附近, 自由港是一块金融飞地, 个人和公司均可以秘密地存放价值物以躲避税务人员的追查。新加坡。

摄影: Paolo Woods和Gabriele Galimberti, 刊登在《天堂: 年报》2015
图片惠云: 艺术家

2016年4月, 德国电视台ARD曝光了巴拿马文件, 记者Christoph Lüttger用3000美元在线注册了一家私人公司, Antje Overseas S.A. 在点击鼠标的短短几秒, 他向我们演示了建立一家所谓的壳公司是多么轻而易举——壳公司的目的就是逃避资产审查——在世界众多避税天堂的其中之一。在收到新公司的街区地址甚至一份公司的首个“董事会”会议记录之后, 他动身飞往巴拿马城, 想一睹他公司的所在地。他来到环球广场大厦, 乘电梯抵达19层, 寻觅神秘的H套房。他找到的是一个毛坯办公室, 水泥地板, 裸露的电线和面向巴拿马天际线的落地大窗。“真糟糕,”他说,“这本来的可以是个不错的办公室。”更糟糕的是还有6000家其它壳公司在同一地点注册。这个巨大的空洞为高深莫测的离岸银行系统的一个讽刺性隐喻。巴拿马文件泄露了超过1100万份档案, 超过400名记者参与了分析, 尽管如此, 我们看到的只是巴拿马律所 Mossack Fonseca试图掩盖的交易中的冰山一角。据估计像这样的公司在全球还有800家, 一共帮助32兆亿美元资产躲避税收和监管。1100万份档案可供对这一阴影中的平行金融世界中窥豹。

在巴拿马文件曝光之前, 摄影师Paolo Woods和Gabriele Galimberti曾于2012年首次来到大开曼岛, 展开一个为期两年半的项目, 以记录和祛魅这个全世界的避税天堂。他们发现的是一个盘根错节, 受法律保护的系统, 这个系统的产出甚至占到该国GDP的百分之六十。另一个发现是他们的拍摄对象太不“上相”了, 正如Woods所描述的:

“避税天堂通常被人们想象成那部电影里的场景, 人们戴着黑超, 提着装满现金的箱子走来走去。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为了记录, 他们创作了一个“远离‘粗糙报道’和‘偷拍摄影’方式和美学的”摄影系列。“天堂有限责任公司”(2015)系列既作为展览也作为出版物存在, 由一些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大尺寸摄影组成, 辅以解释性的标题: 这种形式让人想起艺术家Taryn Simon对于同样是隐秘世界的冷幽默, 一块一眼的研究。尽管无论图像还是文字都无法充分描述这一错综复杂的现象, 但是该作品还是有揭示性的, 赤裸裸地展示了从泽西到卢森堡等避税天堂的内在矛盾和严酷讽刺, 掀开这些虚拟财富的秘密辖区中的超现实、过剩, 又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物理现实。

艺术家Woods和Galimberti购买了自己的离岸公司, 天堂有限责任公司(The Heavens LLC), 并以同名出版物作为其年报。不过在初始阶段项目是通过与几家商业杂志合作才得以启动, 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合作方才能找到钱, 并接近那些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曝光的人和地(其中一个合作出版商在最后决定不出版年报, 尽管有好几家美国零售商催促其刊印, 出版社总是推脱“项目过不了律师那关”。)《天堂: 年报》刊登了Nicholas Shaxson的一篇文章, 他也是《金银岛: 离岸银行及避税天堂揭密大起底》(2012)一书的作者, 该书对于金融系统分析的通透和生动性也是我迄今为止鲜见的。 “避税天堂是那种你为了逃避家里的规矩而把钱藏起来的地方,” Shaxson开门见山地说,“你不一定要把钱存在避税天堂。拥有财富的法律结构——壳公司、信托及其它种种——才需要放在避税天堂。你所拥有的资产本身可以是任何东西, 放在任何地方。”



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离岸中心之一, 开曼群岛还是一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吸引着廉价游轮到访加勒比海。游客的岛上一日游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项目其中包括一个畅饮无限的“海盗船之旅”, 由牙买加移民扮演海盗。大开曼岛。

摄影: Paolo Woods和Gabriele Galimberti, 刊登在《天堂: 年报》, 2015
图片惠云: 艺术家

“天堂有限责任公司”揭露的是这些虚拟网络——对透明性如此抗拒, 对秘密如此依赖的网络——到底是在哪里露出马脚的。Woods和Galimberti沿巴拿马运河沿岸重建的图像展现了一个杂乱无章、空置、磨损的水泥走廊。巴拿马文件所指向的那个结构复杂的财富网在图片中不过是一些破败得让人伤心的基础设施。在另一张摄自巴拿马城的图片中, 一个穿着基尼尼的女人漂浮在特朗普海洋俱乐部的屋顶泳池里, 面朝夜晚的天际线。文字解释了那些高楼大厦为什么看起来如此暗淡, 因为它们内部的公寓和办公室绝大多数是空置的。我不禁想到这些摩天大楼中的其中一栋也许就是Antje Overseas公司的, 尽管文字指出高空置率是“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贩毒黑钱通过不动产洗钱的方式催生的地产泡沫。” Woods和Galimberti的作品还揭示出“财富中心”导致的贫富悬殊: 在大开曼岛的一个贫民区拍摄的照片里一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站在堆满垃圾的前院里, 让我们看到为保护这些避税资产在当地雇佣的贫穷且不为外人所知的劳动力。“天堂有限责任公司”一方面戳穿了那部电影式的幻想, 另一方面打开了一个全新的, 怪异的视域——比如一对年长的双胞胎老奶奶都穿着节日毛衣站在炫目的圣诞灯饰前, 装饰着她们宫殿般的宅邸前宽阔的草坪和棕榈树。“博登斯,”标题解释道,“开曼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经营着从飞机注册到岛上最大殡仪馆等诸多生意。”另一张岛上照片拍的是一名开心的记者被绑在当地“海盗之旅船”的桅杆上, 一名“海盗”假装用一把长剑将她的斩首。因为无法直接表现那些隐形的资产和财富, Woods和Galimberti只能用摄影去记录那些边缘化的事物以及可见的表面——这是离岸世界在物理世界投下的阴影。

除了贩毒人员、国际恐怖主义者的犯罪活动以及全球领导人的黑箱操作, 巴拿马文件还尖锐地揭露了离岸金融在艺术市场发挥的重要作用。文件曝光了大量古董和当代艺术是如何在自由港被当作免税商品输出全球的。尽管自由港的存在并非秘密, 进出港的货物内容却是不透明的, 它们的机制也非普罗大众能理解。David Segal 2012年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提到日内瓦自由港的“建筑让人意外地无聊”, 一篇2013年的《经济学人》文章把它称为一个“金融无人之境”, 最近一篇《纽约人》文章宣布“这地方的一切都告诉你别有隐情”。传言有一箱箱的莫迪里阿尼、毕加索、罗斯科(和其他商品比如红酒、金条、雪茄、地毯、香皂、豪车、甚至谷物堆在一起), 在收费的同时避开进口税和交易税。

Woods和Galimberti对于日内瓦和新加坡自由港的拍摄没有从内部揭示更多信息, 除了排满不锈钢保险柜的墙面。在新加坡的自由港地下室拍摄的照片里, 一个新加坡钻石交易巨头正欣赏着一颗装在天鹅绒匣子里的大钻石。“免税艺术”, Hito Steyerl在2015年的一篇e-flux文章里引用了几张艺术家偷拍的自由港快照, 这些照片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文字的揭示却生动得多:“一个‘离岸或者法外的博物馆’完全对公众封闭”, Steyerl写道,“假如双年度、艺术博览会、贵族地产的3D渲染图, 明星建筑师设计的博物馆是这些地区的门面, 那些隐秘博物馆(自由港)才是这些地区的黑暗蛛网, 是通往消失之物、后退之渊的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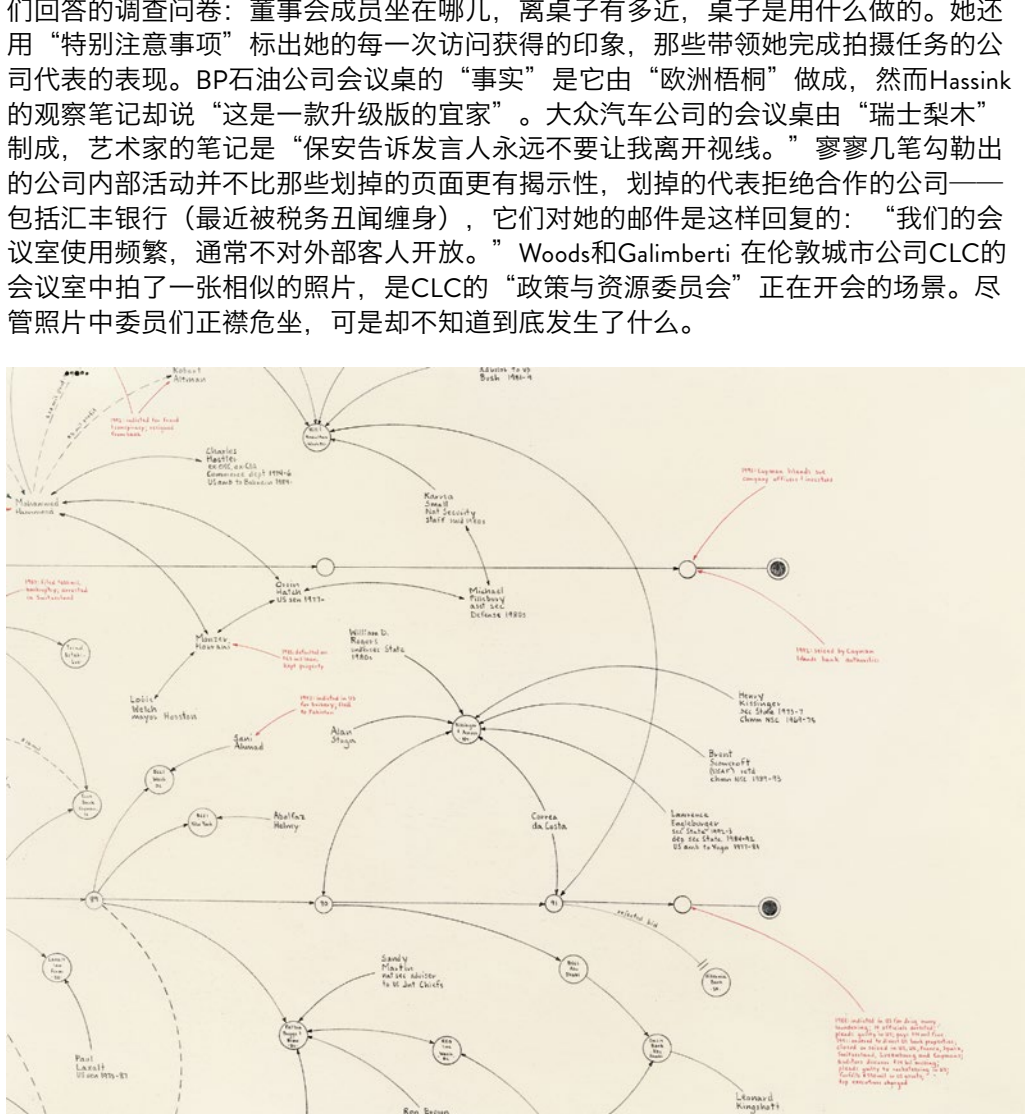
Steyerl编织了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 自由港恰是艺术世界的隐喻, 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愉快地悬置在一种冰封的即将失去的平衡中。”她对于该领域的文学化比喻与另一以避税天堂为题的艺术项目相似, 瑞典观念艺术家组合Goldin+Senneby曾经在2007年发起一个“无头”项目, 表面上是调研一家在巴哈马注册的名为“无头”的离岸公司, 他们相信这家公司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乔治·巴塔耶创立的同名秘密社团Acéphale(标志是一个无头男人)的转世。Goldin+Senneby目前正在进行的, 迷宫般的项目把“离岸世界”表现为一个虚拟空间而非物理实体。在过去几年, 他们寻找众多真实或虚构的人物、讲座和文字, 构成一部幽灵般笔记的秘密小说,《寻找无头人》(2014), 作者: K.D., 一名虚构的告密者, 曾供职于类似Mossack Fonseca这样的公司。正如K.D.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离岸金融的泥潭里摸爬滚打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我的整个人生都浪费在了一个纯虚构的世界里, 这里所有的人名都是凭空捏造的, 连地点也只是在纸面上出现。我一直就生活和工作在这样的虚构里, 现在我要把这个虚构变成一件艺术品。”“无头”的视觉元素包括一系列独刻版画, 画面上是一张张摆放在临海窗前的书桌, 一些关于巴哈马的非描述性快照登在作家John Barlow的博客上, 这是艺术家委托调查该公司的作家。“无头”本身是一个以复杂和不透明为指向的超叙事结构——各种顾左右而言它、烟雾弹和假名——正如它所描述的离岸系统一样。假叙事说Woods和Galimberti的作品是一个试图祛魅的系列, 那么Goldin+Senneby的项目则是有意识地制造疑云。



Goldin+Senneby, 《无头》, 2009, 展览画册插图
图片惠允: 艺术家; 插图: Johan Hjerpe

看着这些项目, 很难不想起Mark Lombardi所说的“叙事结构。”在1990年代, 这位已故艺术家创作了一幅复杂的手绘铅笔图表, 是关于全球财富和政治权力如何在跨国公司、政客和商人之间流转的示意图。他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揭示了诸如伊朗门事件中的主要玩家, BAE与撒切尔夫人之间的联系种种。通过他的调查——大部分是互联网时代之前的研究——包含了14000张手写索引卡片的档案, Lombardi发明了一种把复杂的关系视觉化的有效方式。他相信图表应该像新闻故事一样被阅读, 尽管他们很少被赋予同等重要性和注意力。就在9/11后不久, FBI致电妮妮美术馆, 要求查阅一张馆藏的Lombardi画作, 里面描述的是乔治·布什和恐怖分子资金来源的关系。不过Lombardi没有看到他的调研起作用的那一天, 他在2000年3月份神秘地自杀了。

另一个“绘图实践”的例子是Jacqueline Hassink的“权力会议桌II”(2009-11)该观念艺术作品包含了作为“图说”的照片和文字。1993年, Hassink开始拍摄财富500榜上的40家欧洲公司的空置会议室, 而会议桌成为照片上的核心象征物。“我对于信息的复杂性很感兴趣,” Hassink 2012年在接受Foto8采访中谈到,“对于创造了一种身份的分类号很感兴趣。”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 她重新启动该项目, 想看看金融世界是否有所改变。她的照片本身没有传达很具体的信息: 几乎所有会议桌都是椭圆形, 材料是木头或不锈钢, 被皮质座椅包围着。房间内绝少装饰, 大部分墙面都是空的。不过Hassink给每张图都配上一页“关于该桌的事实”——这是她寄给公司董事会请他们回答的调查问卷: 董事会成员坐在哪儿, 离桌子有多远, 桌子是用什么做的。她还用“特别注意事项”标出她的每一次访问获得的印象, 那些带领她完成拍摄任务的公司代表的表现。BP石油公司董事会的“事实”是它由“欧洲梧桐”做成, 然而Hassink的观察笔记却说“这是一款升级版宜家”。大众汽车公司的会议桌由“瑞士梨木”制成, 艺术家的笔记是“保安告诉发言人永远不要让我离开视线。”寥寥几笔勾勒出的公司内部活动并不比那些划掉的面更有揭示性, 划掉的代表拒绝合作的公司——包括汇丰银行(最近被税务丑闻缠身), 它们对她的邮件是这样回复的:“我们的会议室使用频繁, 通常不对外部客人开放。” Woods和Galimberti在伦敦城市公司CLC的会议室中拍了一张相似的照片, 是K.D.的“政策与资源委员会”正在开会的场景。尽管照片中委员们正襟危坐, 可是却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Mark Lombardi, BCCI, ICIC, FAB c. 1972-91 (第四版) (细节), 1996-2000,
纸上炭笔, 1.3*3.5米

图片惠允: 1. Pierogi和Donald Lombardi; 摄影: John Berens

这些房间象征着全球经济权力的中心, 尽管“权力”本身可以在别处的, 但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其源头并不明晰。尽管如此, 会议桌, 就像巴拿马的Antje Overseas公司的空置办公室一样——赋予了那个不透明和可达的世界一个可视的, 确切的存在。这些项目运用多样化艺术语言描述了一个无所不在的, 甚至驱动着全球经济的系统, 而它的运行细节和玩家是不可考的。艺术家提供了一种传奇的方式去勾勒这些疆域的边界, 即便这仅仅是那个世界的一个影子而已。

1. 所有引用, 除非特别说明, 均来自作者与Paolo Woods发生在2016年4月19日的对谈。
2. “寻找一个故事: 由八个部分组成的K.D.日记”刊登在Goldin+Senneby的《无头》, 2009年配合多伦多展览“电厂”出版的画册。p.13。

Christy Lange是frieze的公共项目策展人及助理编辑。她目前生活在德国柏林。